



给孩子系列 11

北岛 主编

给孩子的科幻

刘慈欣 韩松 选编



中信出版集团

给孩子的科幻

刘慈欣 韩松 选编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给孩子的科幻/刘慈欣,韩松选编.--北京:中
信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086-9475-7

I. ①给… II. ①刘…②韩…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9168号

给孩子的科幻

选 编:刘慈欣 韩 松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13.75 字 数:280千字

版 次: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9475-7

定 价:52.00元

图书策划:█活字文化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序一

带孩子们进入科幻世界

在传统的阅读中，孩子们接触比较多的幻想文学应该是童话，但童话的幻想是注定要破灭的幻想，其实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就是童话破灭的过程，我们在成长的岁月中渐渐明白，动物不会说话，植物没有灵魂，石头和河流也不会有生命。但科幻却不同，科学幻想走着一条与童话幻想相反的路，如果孩子们读过科幻，随着他们的成长，科学幻想不会破灭，反而变得越来越真实，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想象变为现实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比如给孩子们推荐最多的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其中的幻想已经大多变为现实。所以，科幻小说会以与童话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孩子的未来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思想可能渐渐僵化，这与身体里的血管硬化一样，将构成最大的人生危机。思想僵化有多种表现，其中最本质的是对现实和未来的认识：认为现实只有一种可能，眼前的世界是顺理成章的存在，就该是这个样子；未来也只有一种，从现实直线推导出去就能看到未来。而科幻小说能够避免这种僵化，它带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让孩子们认识到，世界其实具有多种，甚至是无限的可能性。首先，现实世界远不只是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些，广阔的宇宙中可能还存在着不同的现实和形态

各异的世界；未来也同样具有无限多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未来并不是由现实线性推导出来的，科技的发展可能产生难以想象的突变，进而产生难以想象的未来，科幻小说只是描述了这众多可能性中的一小部分。这种科幻的思维方式使孩子们的世界观拥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创新成为思维的常态。

作为编者之一，我为这本选集所选的科幻小说，侧重于描述科技创造新世界的作品。以往有一种误解，认为科幻小说中的科技内容可能构成小读者的阅读障碍，有时候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另一方面，由于孩子们的思想未受到成人的种种僵化经验和教条的束缚，反而更容易接受一些有悖于常识的科学理论，而超越常识正是现代前沿科学的一大特点。这就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越是现代的和前沿的科学理论，如量子力学中微观世界的诡异现象等，孩子们反而比成人更容易接受。在这里，关键在于科幻作品如何表现科学内容，如何把科学知识转化为鲜明生动的文学形象，我感觉自己所选的作品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

“给孩子系列”的主编是北岛，他是一位诗人，而这本给孩子看的科幻书也充满了诗意，这种科幻的诗意不同于传统的诗意，它更加广阔宏伟，有许多全新的来自科幻想象的美和意境。希望这本书能够引领孩子们走进科幻世界，给自己的人生和未来增添更多的可能性。

刘慈欣

2018年8月8日

序二

比别人多拥有一个世界

我是一个科幻作家，科幻作家本质上是儿童，因为他们老在琢磨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总是在“异想天开”。我最早看科幻时，也是一个儿童，那时还在上小学。科幻给我带来了神奇感，开启了想象力的大门，使我看到，除了课堂上的书本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这种体验我一直保留至今，让我对万物始终有好奇感和新鲜感，这帮助我生活得更自在。

我写的科幻小说，包括得奖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儿童科幻，我能举出的便有《红色海洋》《火星照耀美国》《看的恐惧》《暗室》《沙漠古船》《本影锥下的初潮》等，主人公都是孩子。我觉得，一个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一定要有一段时间，是由科幻相伴的，这样他才不会乏味，也不会孤独，而且，他能比别人多拥有一个世界，比别人多用一双眼睛来观察人生，这既有趣又有用。

我也听说了一种情况，就是在美国，许多的大企业家、大科学家、大发明家，他们也是从儿童时代，就受到科幻的吸引，从而萌生了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想法，并决意把科幻中描写的那些奇思妙想变为现实。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有那么多发明创造的一个原因。或许是科幻，从小就打开了他们的视野，刺激了他们大脑的发育。现在，这

样的事情也逐渐在中国发生，一些互联网大公司的负责人都是科幻迷。另外，科幻小说也被收入了中国的中小学课本，进入了大中小学的考试题。

2018年是世界上第一本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诞生两百周年。北岛先生要编一本给孩子的科幻，邀请刘慈欣和我具体负责编选。我们根据一些原则，来寻找这些作品。首先，它们都在科幻史上具有地标性意义，已经被许多人视为经典，反复诵读，从中获得无穷的灵感，并滋生新的智慧。其次，不仅仅收录中国人写的，还收录国外大师的，以让读者看到，东西方的科幻，如何在不同的路径、方向上，铺陈了我们共同的想象盛宴。第三，我们没有特意寻找那些所谓“孩子适合看”的，因为凭我们的经验，科幻这个词，本身就等同于年轻和梦想，代表了人类这个物种目前正在经历的童年时代。我们接受它，就是肯定我们自己，从而树立起对当下及未来的信心。

韩松

2018年7月27日

目 录

序一	带孩子们进入科幻世界	刘慈欣	5
序二	比别人多拥有一个世界	韩松	7
	冷酷的等式	汤姆·葛德温	1
	太阳风	阿瑟·查尔斯·克拉克	32
	霜与火	雷·布拉德伯里	54
	雪山魔笛	童恩正	112
	熊发现了火	特里·比森	136
	水星播种	王晋康	152
	追赶太阳	杰弗里·兰迪斯	202
	沧桑	吴岩	224
	微纪元	刘慈欣	242
	宇宙墓碑	韩松	268
	巴比伦塔	特德·姜	296
	异域	何夕	330
	偃师传说	潘海天	362
	宇宙之春	刘宇昆	378
	造像者	陈楸帆	388

在物理法则面前，万物平等。

——韩松

冷酷的等式

汤姆·葛德温 著 / 宝树 译 / 何翔 校

他并不是孤身一人。

向他指出这一事实的，没有别的，只是他前方控制面板上一个小小表盘的白色指针。控制室内只有他一个人；除了引擎的嗡嗡声外，也别无其他声响——但白色指针移动了。当这艘小飞船从“星尘号”发射出去的时候，指针指向零点；现在，一个小时以后，它爬高了。它显示出，在房间另一头的补给橱内，有个辐射出热量的物体。

这只能是一种物体——一个活着的、人类的躯体。

他在飞行员座椅上向后靠去，缓慢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思考着他必须要去做的事。他是一名紧急派遣飞船的飞行员，对于死亡的场景早已习惯，很久以前便对此泰然处之，也深谙如何用没有情绪的客观目光去看待另一个人的死。他在必须做的事情面前别无选择。没有别的选项——但即便要一个急遣船飞行员有心力穿过房间，冷静而有意识地夺走一个从未谋面的生命，也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准备的。当然，他会去做的。这是法律，非常清楚明白地记

载在《星际法规》第八章第 50 条中：“任何在急遣船中发现的偷乘客，必须在发现后立即予以抛出。”

这是法律，而且不允许上诉。

这条法律并不是随意制定的，而是因为太空边疆的环境，才具有了绝对必要性。超空间引擎的发展带来了人类在银河系内的扩张，当人们散落在辽阔的边疆时，和孤立的新建殖民地以及探险队的联系便成了问题。地球人的天才和努力造出了巨大的超空间巡航舰，但时间太长，耗费也昂贵，结果数量有限，很多小殖民地都没有。巡航舰把殖民者带到新世界去并定期来回，按照严密的日程表运行，但是它们无法停下来，转去拜访那些本来安排在其他时间访问的殖民地。这样的耽搁会摧毁整个日程，导致混乱不定，可能会给地球与边疆新世界之间复杂的彼此依赖的关系带来致命的打击。

在某个日程上未被安排通航的世界，若有紧急情况发生，有必要以某种方法运去补给或支援。这种方法就是“紧急派遣飞船”或称“急遣船”，这种飞船小而且可折叠，在巡航舰的货舱内只占很小的空间；它们以轻金属和塑料制成，靠燃料耗费相对较少的小火箭引擎驱动。每一艘巡航舰都带有四艘急遣船，当最近的巡航舰收到请求援助的通信后，将落入常态空间一段时间，发射一艘带有所需补给和人员的急遣船，然后再次驰入超空间，继续其航程。

巡航舰以核转化器提供能量，而非使用液体火箭燃料。但核转化器太大也太复杂，无法安装在急遣船上。巡航舰只能够携带笨重而有限的液体火箭燃料，这些燃料必须精细地分配；巡航舰的计算机能算出每一艘急遣船完成任务所需燃料的精确数量。计算机会将航线的坐标、急遣

船的质量、飞行员和货物的重量纳入计算，其结果非常精确，毫厘不差，不忽略任何东西。但是，它们不可能预见到，也不能允许有偷乘客的额外质量。

“星尘号”巡航舰接到了沃登星球上部署的一个探索团队的请求：该团队的六个人被绿卡拉蚊所带来的高热侵袭，而他们的营地恰被龙卷风蹂躏，自己携带的血清都毁掉了。“星尘号”按正常程序办理：进入常态空间，发射了带着高热血清的急遣船，然后复归超空间。现在，一个小时后，仪表指示说，在补给橱里的东西，可不只是一小盒血清。

他让自己的目光停留在橱柜的窄小白门上。那里面有一个活人在呼吸，觉得就算飞行员发现了自己的存在也为时已晚，无法改变。的确为时已晚——对于躲在门后面的人来说，比他所以为的还要晚得多，也恐怖得多，到他难以置信的程度。

没有别的选项。为了弥补偷乘客带来的额外质量，飞船将在减速时耗费额外的燃料；燃料只多耗一点点，直到飞船即将抵达目的地时都不会被注意到。然后，在地面上一定的高度——也许近到只有 1000 英尺，也许远到有几万英尺，这由飞船和货物的质量，以及之前减速的时间而定——那些无人留意的、多耗的燃料会让它们的短缺大白于天下。急遣船将会猝然耗掉最后几滴燃料，然后呼啸着自由落体。飞船、飞行员、偷乘客撞地时会混成一团，成为融合金属、塑料、肉和血的残骸，嵌入土地深处。偷乘客躲上飞船的那一刻，便宣判了自己的死刑，不能让他连累其他七个人一起送命。

他再次看了看那泄露秘密的白色指针，然后站起身。他必须要做的事情，对双方来说都是不愉快的，越快结束

越好。他走过控制室，站在白色的门边。

“出来！”他发出严厉突兀的命令，盖过了引擎的嗡嗡声。

他似乎能听到橱柜里某种鬼鬼祟祟的声音，然后又一片寂静。他似乎能看到偷乘客瑟缩在橱柜的一个角落里，因为忽然害怕起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满腔自信也烟消云散。

“我说出来！”

他听到偷乘客移动着，服从了他的命令，他等待着，眼睛警惕地盯着门，手放在腰间的爆能枪边。

门开了，偷乘客从里面走了出来，带着微笑。“好啦，我投降了，现在怎么办？”

是一个女孩。

他瞪着对方，哑口无言，手从爆能枪边上滑落。接受眼前所见的景象，不啻身上毫无准备地挨了重重一拳。偷乘客并不是一个男子，而是一个才十几岁的女孩子，穿着白色的吉卜赛式凉鞋，站在他面前，一头棕色的卷发，头顶才到他的肩膀。她身上带着淡淡的香水甜香，仰头微笑着，天真无畏的眼睛直视着他的眼睛，等待着他的回答。

现在怎么办？要是有一个男人敢用深沉挑战的嗓音这么问他，他就会用干脆有效的行动予以回答。他会收缴偷乘客的ID盘，让他走进气闸室。要是偷乘客拒绝服从，他就会使用爆能枪。这花不了很长时间，一分钟以内这家伙就会被弹入太空——如果偷乘客是一个男子。

他回到飞行员座椅上，打了个手势，让她坐在他身边，那里靠着墙壁有引擎控制装置的箱体，可以当凳子。

她服从了，他的沉默让她不敢再露出笑容，而转现出一种温顺认罪的神态，好像一条小狗在干坏事的时候被抓住了，知道自己必须被惩罚。

“你还没告诉我，”她说，“我错了，现在你要拿我怎么样？交罚款呢，还是什么？”

“你在这里干什么？”他问，“你为什么躲在这艘急遣船上？”

“我想去见我哥哥。他在沃登星球上参加政府的勘察团队。我有十年没见到他了，自从他参加政府勘察工作，离开地球以后就没见面了。”

“你搭乘‘星尘号’是要去哪里？”

“米蜜尔星。那里给了我一个职位。哥哥一直给我们寄钱——爸妈还有我。他帮我交学费，让我上一个专门的语言班。我比预想中毕业得更早，所以他们给了我在米蜜尔星上的工作。我知道盖瑞的工作还要一年才能结束，然后他会上米蜜尔星去，所以我躲在那边的橱柜里，那儿有很大的空间。我情愿交罚款，我们家只有我们兄妹两个——盖瑞和我。我那么久都没见到他了，我可不想再等上一年，我想现在就见他，尽管我知道我大概违反了某些法规吧。”

我知道我大概违反了某些法规吧——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对法律的无知也情有可原。她是地球人，没有意识到太空边疆的法律必须——出于必然性——像催生它们的环境一样死硬无情。但是为了保护像她这样的人不至于承担自己对边疆无知的严酷后果，在通往“星尘号”急遣船存放舱室的门口有一块警示牌，上面写得清清楚楚，谁都能看到并加以注意：

未经授权

不得入内

“你哥哥知道你搭‘星尘号’去米蜜尔星吗？”

“哦，知道。我离开地球前一个月就给他发了一条太空电报，告诉他我毕业了，要乘坐‘星尘号’去米蜜尔星。我已经知道他再过一年要去米蜜尔星驻扎。他升职了，会常驻在米蜜尔星，不用像现在这样，一次出去一年进行野外勘察。”

在沃登星上有两个不同的勘察组。他问道：“你哥哥叫什么名字？”

“克洛斯，盖瑞·克洛斯。他在第二组，他的地址上是这么写的，你认识他吗？”

请求血清的是第一组；第二组在 8000 英里外，隔着大西海。

“不，我没见过他，”他说道，同时转向控制面板，将减速率降到重力的一成，他知道这不能改变最后的结局，不过为了推迟结局的到来，他唯一能做的事只有这个。减速率改变的感觉好像是飞船突然掉了下去，女孩一惊，不自觉地半站了起来。

“我们现在飞得更快了，是吗？”她问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告诉她实话：“为了暂时节省一点燃料。”

“你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很多燃料吗？”

他暂未说出那个很快就得告诉她的答案，而是问道：“你怎么偷偷上船的？”

“就是趁没人看到走进来的啊，”她说，“我正在跟

一个补给部门做清洁的格兰尼星女孩练习讲格兰尼语，这时有一人带着命令进来，要提走给沃登星勘察团的补给品。就在飞船准备好出发，你进来之前，我溜进了补给橱。就是一时冲动，我想偷着上船就能见到盖瑞了——不过从你这么严肃地盯着我的表情来看，我觉得这次冲动也许不太明智。”

“不过我是一个模范罪犯，不，我是说囚犯。”她又朝着他微笑了，“除了罚款之外，我还愿意支付留我在沃登星上的费用。我能做饭，能给每个人缝衣服，我知道怎么做一切有用的事，我甚至还懂得一点护理。”

要问的还有一个问题：

“你知道勘察团的人要求的是什么补给吗？”

“问这个干吗？不知道。我猜是他们在工作中要用的设备吧。”

为什么她不是一个怀着不可告人动机的男人？比如一个逃犯，希望在荒凉的新世界消失无踪；一个投机者，希望去一个新的殖民地找到金羊毛而发财致富；或者一个妄想狂，打算要……

也许每个急遣船的飞行员在其生涯中都会有一次在船上发现这样一个偷乘客：扭曲反常的男人，卑鄙自私的男人，粗鲁危险的男人……但是以前从未有过一个微笑的蓝眼睛女孩，她愿意支付罚款，并为她的留下而工作，只为了见到她的哥哥。

他转向控制面板，扭动一个开关，向“星尘号”发射信号。呼叫是徒劳无用的，但是他不能在耗尽了虚妄的希望之前就抓住她，把她塞进气闸室，好像是对一个动物或男人那样。好在在此期间，这种耽误对以 0.1 重力减速的急遣船来说不会有什么危险。

一个声音从通信器里传出：“这是‘星尘号’，表明你的身份和意图。”

“我是巴顿，急遣船 34G11，紧急情况，给我转接德尔哈特指挥官。”

当请求接入适当的频道时，传来一阵轻微杂乱的噪声，女孩看着他，不再带着笑容。

“你是让他们来抓我吗？”她问道。

通信器滴了一下，一个遥远的声音说道：“指挥官，急遣船要求——”

“他们要来抓我吗？”她又问，“我还是不能去见我哥哥吗？”

“巴顿？”德尔哈特指挥官粗声大气的话语从通信器中传出，“紧急情况是怎么回事？”

“一个偷乘客。”他答道。

“一个偷乘客？”询问中略有讶异，“这倒是不常见，不过为什么按紧急情况呼叫呢？你及时发现了他，就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危险，我想你也告诉了飞船记录部，这样能通知他最近的亲属。”

“这就是我为什么首先要呼叫你。偷乘客还在船上，情况很特别——”

“特别？”指挥官打断了他，声音里有着不耐烦，“他们能有什么特别的？你知道你只有有限的燃料；你也和我一样清楚法律的规定：‘任何在急遣船中发现的偷乘客，必须在发现后立即予以抛出。’”

女孩骤然发出倒吸一口气的声音：“他是什么意思？”

“偷乘客是一个女孩子。”

“什么？”

“她想去见她哥哥。她还是个孩子，根本不知道她实

际上在干什么。”

“我懂了，”指挥官口吻中的粗暴消失了，“所以你呼叫我，希望我能做什么？”他不等答案就说下去，“对不起，我什么也做不了。这艘巡航舰必须按日程行进；这关乎很多人的性命，不是一个人。我知道你的感觉，但我无力帮你。你必须把事办完。我会把你转到飞船记录部。”

通信器的声音静默了，只有微弱的沙沙声。他转向女孩。她在座位上向前探出身体，几乎是僵硬的，她的眼睛大睁着，流露出受到惊吓的目光。

“他是什么意思啊？把事办完？把我抛出……把事办完——他是什么意思？不是听起来的意思吧？他不可能是那个意思。他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她剩下的时间太短了，以至于就是说假话安慰，也只是在制造很快会被残酷戳破的幻觉。

“他就是听起来的那个意思。”

“不！”她缩了回去，好像挨了他的殴打，一只手半抬起来，仿佛要挡住他，眼里装着的是强烈的不愿相信的神情。

“这是不得已的。”

“不！你在开玩笑，你疯了！你不可能是认真的！”

“对不起，”他慢慢地，温柔地对她说，“我应该刚才就告诉你，我应该的。不过我首先得想办法。我必须得呼叫‘星尘号’，你听见指挥官的话了。”

“但是你不能——如果你让我离开飞船，我会死的。”

“我知道。”

她审视着他的脸，不肯相信的眼神不见了，代之以茫然的恐惧。

“你——知——道？”她一字一顿地说，茫然而又惊奇。